



微笑着前行

小白杨

一个浅笑
便是一道
迷人的风景
一缕阳光
便是一道
温暖的拥抱
一轮明月
便是一道
温婉的宁静
一束玫瑰
便是一道
幸福的彩虹

无论生活
如何艰难
我们都应该好好活着
努力地好好地
活着

上天和时间一样
每个日出日落
都是二十四小时
各有际遇

我认为
世间还有很多
我们想象不到的
艰难与痛苦

挫折
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那是因为你坚强
也可以磨平人的锐气
那是因为你脆弱

我一直相信
在前行的路上
还有很多
很多美好的景致
在等待，等待我们去发现
去拥抱
去为之付出
我们的努力

一直以来
我都怀着
一颗感恩的心
去面对
生活中的每一天

生活的过往
让我们日渐成熟
未来的日子
我们都当好好
把握生命的宽度
生活是不易但美好
生命是美丽但短暂
我们能做的就是
好好珍惜，好好爱

春有百花秋有月
夏有凉风冬有雪
不把闲事挂心头
便是人生好时节
这就是美好的四季
虽然，我的生活
有异于常人
可我，总能微笑着前行
因而我一直感受到
生活的美好
生命的美丽

所以我笑
有浅浅的笑
有哈哈大笑
祝福自己
祝福自己的现在与未来

那时烟火

弦戈



作家简介

弦戈，本名何志文，男，壮族，广西兴宾区人，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第四届来宾市政协委员。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来宾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1987年开始在《广西煤炭工人报》发表诗歌；1999年在《佛教文化》杂志发表随笔《戏说金庸》，入选《诸子百家论金庸文库》。曾在《深圳商报》《深圳晚报》《广西城镇建设》《南国今报》《领导月读》《美丽广西》《来宾日报》《麒麟》等报纸杂志发表40余篇散文、随笔、诗歌、小说等。2011年至2013年，参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台播出的《正义武馆》《猪仔馆人家》《浴女图》等多部电视剧剧本创作。2015年4月，出版12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玄武记（全三册）》。

孩童时代的快乐，只要能坐上一辆用钢珠铁轮制成的小三轮滑板车，从高处的路面往下坡直冲，两脚死死抵住嵌着前轮的木板，一路呼啸而下，喉咙里就会发出霍霍不停的震颤声，兴奋欢喜的笑声回荡在街坊四邻房顶的上空。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吆喝声，乱哄哄的好像发生了什么事，慌忙从家里跑出去，看见邻居家门前站了一群人，老的少的男的的女的围成一个人圈，也不管三七二十一，跑过去直接从大人的跨下钻进去，原来是外地来的师傅正在做爆米花。只见一台黑乎乎的爆米锅被架在火炉上当街烧烤，爆米锅不停翻转，等到爆米锅被烧得通红，老人家一边吆喝着围观的人群避开，一边在架子上转过爆米锅，接着往旁边一个膨胀的大布袋里塞进去。众人注视之下，随着“轰隆”一声巨响，白雾弥漫，一阵熟悉的米花香气扑鼻，白花花、香脆脆的爆米花从布袋口里跳涌而出。爆米花师傅笑呵呵地随手抓起一把爆米花递给旁边的孩子，和人群里几个孩童一样，我冲上去抢，快速把到手的爆米花往嘴里塞，爆米花沾满嘴角边，顿时个个成了“花猫娃”。当日落时分，站在家门前，远远看见阿太（外婆）赶圩回来，便和哥哥姐姐们争先恐后迎上去，抢着抱住阿太，手忙脚乱的，在她衣兜里一阵乱掏，抓出几颗用纸包着的“糖东”，张口一咬，嘎嘣一声，香甜无比，稚气的脸上就会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家里我最小，从出生到六七岁，都在寺山生

活。听母亲回忆，我是在寺山粮所出生的，那时我父亲要经常下乡，隔三岔五才能回家。每次一回到家，他总把我抱起来，高高举起，放在他肩膀上，让我的两只小腿跨在他后颈脖上，来回在院子走动，母亲则在厨房忙碌着，张罗一家老小八口人的晚餐。炊烟从房顶的烟囱里冒出，在灶头边帮着烧火的姐姐常常会被柴火的浓烟熏出了眼泪，不断咳嗽，有时禁不住会捂着眼睛从厨房跑出来。小时候，我长着一张方方圆圆的脸。母亲说我两岁那年有个乡亲从村里来家里看见我，还用壮话夸我是“那谁凤”（脸四方）。长得胖乎乎的我，是个天生的小吃货，一天到晚好像总吃不饱。每天都会走到后院厨房，自己去舀满一碗米粥，拌上酱油，一手捧着碗，一手拿小勺子，然后拿一张小木凳摆在家门前，坐下来一口口慢慢地吃，碗里的粥从来没空过。

我还未满四岁，父亲就离开了人世。那时，母亲在寺山供销社食品店上班，白天在单位忙碌，晚上回家又要做饭洗衣，操持家务。年过七十的阿太每天早早起身为家人煮好一锅粥，还要用她的编竹手艺来为家里补贴家用。天才刚刚亮，阿太佝偻的身子早已坐在靠近家门槛的房角，借着门外照进的光线，左手拿竹条，右手握长柄刀，一刻不停地削竹篾，再织成大小不等的簸箕、筛子等竹具，等到圩日才拿到街上去摆卖。长大后，每当想起阿太，我脑子里就会浮现她老人家坐在家门边日夜劳作的场景。

我在寺山小学读一年级还末满一个学期，全家便搬回母亲的故乡迁江。当时我家在迁江供销社仓库边上的一排砖房里。厨房是临时搭建的，一边紧靠着高大的仓库，另一边挨着一湾池塘。在迁江生活的两年，家里发生过一件大事。因为母亲把鞋子放在厨房的灶台上烘烤，夜晚鞋子被烘干着火，引起了火灾，把厨房烧成一堆废墟，所幸没有殃及旁边的仓库。那场火灾，把厨房里的所有炊具和食物都烧成灰烬，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且隐隐作痛。

我每天上学路上，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老街。老街两边是骑楼。骑楼高矮不一，灰墙碧瓦，一路都用青石板铺就。两边临街的窗户或洞开，或半掩，经常看见阳台挂出晾晒的衣裳以及腊肉干椒等物。放学经过老街，会看见两家人家楼顶上冒出的青烟，从楼上传来女主妇招呼家人吃饭的说话声。如果是阳光明媚的日子，仰头向上，会看到老街错落有致的屋檐间投下不同的光影和轮廓，低下头去，会看到青石板上自己的身影被拉得很长很长。

早年外公被国民党抓去当兵，解放战争期间被俘投诚，成了一名解放军，1952年才复员

回来。他每月都有一笔津贴，习惯每天早上都到我上学经过的一家饮食店吃包子。于是上早学路过饮食店门前时，我会下意识地跑进去，在不断进出的人群中和四处摆放的食桌间寻找外公的身影。如果突然看见外公坐在那里，我的眼睛会瞬间闪亮，立刻兴冲冲地朝他跑过去。外公回头看见了我，总会笑着拿过碟子里的一个包子递过来。我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包子，心里暖洋洋、喜滋滋的，转身飞快地跑出饮食店，从此一整天我都是快活的。

母亲是迁江新隆人，她的老宅在迁江码头边上，离洪圣宫不过三四十步的距离。两年前，母亲刚大病初愈，我带着她最后一次回到迁江的老宅。当时，她坐在洪圣宫前的石凳上，手指不远处的码头，笑着对我说，小时候我经常从这里走下红水河边挑水回家洗菜做饭。有时挑水走到半路累了，就坐下歇脚。坐在码头石阶上，会看见河对岸远处的文辉塔。遇到太阳刚下山的时候，看见日光照在塔顶上，文辉塔的倒影映在红水河中，满天都是红云霞光，景色好美哦。从母亲欣慰的笑容里，仿佛看到了她还是孩童时候也曾有过的美好时光。

我八岁那年，家又随着母亲的工作调动迁到了合山电厂，当时叫671电厂。我被安顿在工棚式的住房里，“墙壁”是竹蔑席围成，房顶用油茅毡遮盖。门前隔着一条小路，临时搭起一间小柴房，没有门口，前后透光，就权当作厨房。后来，家才搬到了山上用黄泥夯筑起来的房子。虽然房子仍很狭窄，但相比之下，却比住在工棚宽敞了许多，厨房也变得大了一些。到合山电厂的第一年，我学会了煮饭。平时一放学回家，常常会跟二姐抢着去洗淘米，仿佛煮饭是一件很稀奇好玩的事。那时，家里虽然拮据，却有一个高压锅。高压锅顶有个安全阀，形

如锤子。当锅里的米饭沸腾上气的时候，安全阀就会“扑哧扑哧”响起来，并伴有腾腾四溢的水蒸气。孩提时代，每次在家看到这样的场景，心里会特别的踏实和满足。高压锅为我服务了七八年，一家人对它钟爱有加，即使它的安全阀坏了都不舍得扔掉。其实，高压锅就像是我家的一员，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段又一段的艰难岁月，也见证了那些年我们曾有过的温馨时光。多年以后，家里仍习惯用高压锅煮饭，每当下班或从外面回来，还未进门，若听到厨房里传出那种熟悉的鸣响和喷气声，会感到格外的欣慰，才觉得回到了“家”。

仿佛一晃眼，就从儿时走到了中年。几十年来，除了曾离家在外三五年，我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乡来度过。我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成家于斯，似乎我此生与这一方水土，有着一种不离不弃、难舍难分的因缘。我是个没有多少乡愁别绪的人。只是，从儿时始对故乡乡土怀有的眷恋之情一直萦绕在我

心间，尽管多年来家不断搬迁，住过的房屋或陋或窘，一家老少离合聚散、几经变故，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烟火却从未熄灭，曾给我苦难多舛的年少岁月带来过光亮与温度，它们虽略显黯淡、微弱，却不会消失、不曾淡去。那时的烟火，足以点亮我的内心，并温暖我的一生。

我出生在兴宾区的寺山镇，家在离圩市不到七八百米远的街坊，往西北方向走八九百步就是寺山。我家是一间两层高的砖混混合结构房屋，面积不过七八十平方米。说是二层，不过是厅堂靠门的这面墙搭了个半截阁楼。那时乡镇并没有幼儿园可去，五六岁的我会经常双手交互着抓住横隔木，身子紧贴着木梯，两条小腿像壁虎那样一步一步向上挪动，费了好大劲儿才战战兢兢爬上阁楼。阁楼地板是用薄木板拼嵌的，不甚坚固，脚踩在上面来回走动，会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记忆中的孩提时代，让我最感到惬意的事，就是踮起后脚跟，身子趴在阁楼的窗台上，以手支颐，透过两根细圆的窗木，看窗外的世界。家门前是一条通往圩市的泥沙路，横过这条路就是一片广袤的农田、村落以及层层环绕的山峦。清晨或是黄昏，从我家窗台望出去，远处农舍升起的袅袅炊烟，或青，或白，缭绕在花树之间。

也许，这样的画面只是我长大后想象的情景，儿时眼中的世界，几十步之外，不过是一片模糊且迷惘的世

界，哪里会有如此清晰而诗意的景象？尽管，已时隔几十年，我仍清楚地记得，小时候一到热天我都要从家里跑出去玩，跟在哥哥姐姐的后面，到处游玩。

寺山的东北角有一眼泉水，长年从地下岩洞里汩汩涌出，四季不竭，乡家人把这眼泉水叫作龙口水。龙口水属天然矿泉水，是方圆十几里远近人家的饮用水源。离出水口最近的水面自然是专供人们挑回去饮用的，距出水口稍远的池畔则是可以洗菜洗衣濯足的地方了。天气闷热的季节，龙口水形成的浅溪溪流，也成了我和小伙伴玩耍戏水的好去处。

除了去龙口水游泳，我会经常挽起袖子，撸起裤脚，跳进田埂边上的水沟摸鱼虾、捉“水龟子”，还会到山坡草地来采摘酸咪咪。如果看见有一种挂满枝头，长得又黑又甜、壮话叫作“轮顿”（龙葵）的小野果，几个小伙伴就会蜂拥而上，伸手抢摘过来，等不及抹去上面的灰尘，早把一串串野果塞入嘴里，三下两下嚼吞而下，再张开口，两排牙齿已被野果汁染成了墨蓝色。

随着岁序更替，从芳华之年步入桑榆暮景，为了在绵绵的乡愁里寻找田园诗般的风光及拜谒先祖，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城里的处所，回到了环山抱水的老家生活。

生养着我长大成人的桑梓地，独得天地之厚爱：山青青，水悠悠，千余亩的良田成片开阔。山上遍布着可意的花草树木，一条弯曲的河流从村前绕过。村人把这冷资源变成热产能：人畜饮水、农田灌溉、水力发电、筑池养鱼……生活在这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乡下，亲历着那目不暇接的事物，使人倍感心旷神怡。回来后，我进入了村级组织生活圈，平日里便与村里的同辈拉家常，谈家庭中的生产、生活情况，以及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

为了过着玩由心生、爱由心转的村居生活，根据汉代文学家刘向说的“书犹药也，善读之可医愚”，及宋朝诗人陆游说的“读书有味身忘老”。这样，在休闲的时日里我坚持不

断地读书看报，目的是充实自己、洞晓当前的社会变化及未来发展生机；为了践行动静结合的养生之道，便在家屋前的空地上围了一个篱笆鸡舍，养了些许鸡。还在屋侧的菜地里用传统的方法种植不同季节的蔬菜，既得以自给，又不必担心污染。平时有亲友来访，就拿这些有机蔬菜煮来上桌，每每获得赞许。

我家房屋地处村边，左侧是一片竹林，每天早晨都能聆听到“唧唧啾啾”的鸟鸣声。竹林的周边还生长着许许多多的花草，一年之中次第盛开。欣赏着这些清纯可人的花卉，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花季虽短，馨香永存”的话来。正是有了这些近家的花儿，给我的生活又增添了一道亮点。那是在2018年秋的一天，家人把一个皮箱开盖放在窗台上晒太阳，晚上忘记拿回。到了次日上午去看，令人惊喜得不得了，箱里竟有一窝蜜蜂在筑巢。于是我就把

它们圈养起来，并向行家请教经验。蜜蜂自酿自繁，到如今已发展到十箱之数。令人欣慰的是，每年均可在不同季节开箱取蜜享用。蜂蜜中含有果糖、葡萄糖、维生素、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食之益于身心。

去年7月，我的中学同学聚会，原定在城区某饭店进行，临了又改到山清水秀的平洞村来。当这帮“远亲”莅临时，作为“富”在深山的本人，得地主之谊，兼职了一下导游，让他们饱览这里的风光：村后的山上树木葱茏，鸟啼蝉鸣，置身其中，有种回归天籁自然的感觉；到了河沿边上，只见水清、鱼游、岸绿，目之所及好不惬意；走在田园路上，满目涌来风吹稻海荡金波、农家喜开丰收粮的动感景观秀……返回时，大家边尝蜂蜜边赞叹：“这里的环境真好！”直至吃罢农家乐饭菜，每个人都还是余兴未尽，并连声称赞我的村居生活富有宜人的情趣。

村居情趣

章业豪



紫衣仙 (张敬摄)